



亲

人

（歌 剧）

群众演唱

3.7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群众演唱之十七

亲 人

(歌剧)

吴 双 编剧

刘天福 谱曲

•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•

开本：787×1092 1/44 印张：1.875

1977年12月第一版 1977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

统一书号：16116·697 定价：一角三分

时 间：一九三六年春天的一个傍晚。

地 点：金沙江畔。闪光的金沙江横贯舞台。台中是渡口，一支渡船系在桩上。台左一堵石壁，上镌“挡云渡”三个大字。台右有一株木棉树，火红的攀枝花盛开吐艳。树下，有一座芦苇搭成的小窝棚。不远处，烧水煮饭的火塘燃烧着。

〔幕启：音乐声中幕徐徐启。火塘边，嘎吉手捧一顶八角红星帽陷入沉思。阿爷弹着“四弦”唱着怀念红军的歌。〕

阿 爷：（唱）“挡云渡”（哪），
挡不住红军的千军万马；

鱼水情深，
我送亲人渡金沙。
飞渡天险我心中欢喜，
送走红军又把亲人挂。
高飞的彩云你望一望
（啊），
亲人现在何处把敌杀？
北上的大雁你等一等
（啊），
替我再捎几句贴心话
（呃）。

嘎 吉：（接唱）贴心话呀说不尽，
好似滔滔金沙水。
红军的恩情说不完，
金沙江上闪光辉。
手捧八角帽，
想念高政委，

火塘边讲毛主席的书，
一盏红灯（啊）亮心扉。
为了阿爷我暂留下，
可嘎吉的心啊，
早就展翅去把红军追。

阿 爷：（重唱）念红军啊想亲人，
嘎 吉：祝愿亲人早日打败日本
鬼；
想亲人啊盼红军，
盼望红军快快凯旋归。

〔远处传来枪声，爷孙警觉站起。

阿 爷：嘎吉，快去看看是怎么回事，从
水里走！

〔嘎吉把衣服脱在岸边，跳水下。

〔阿爷迅速进窝棚，抱出一大包
碾碎的松香。同时，阿三匆匆上。

阿 三：大爷，老黄狗的追兵离寨子不远

了，快把船沉了吧！

阿 爷：阿三，芦苇留下能编席，渡船沉掉还捞得起。

阿 三：那……

阿 爷：（默默把松香粉打开）……

阿 三：松香？！

阿 爷：不让黄狗把亲人追，该把渡船烧成灰。

阿 三：这……渡船是咱船工的命啊！

阿 爷：可红军是咱苦彝家的命根子。

阿 三：阿三肩上五张嘴，今后我拿什么喂？

阿 爷：帮工走乡串寨，上山打猎砍柴。这年月，苦彝家在山头是枯草，进水里是沙石，一样是榨不出油的穷啊！阿三，你再想想，要不是红军来得快，你一家五口还留得

几条命？

阿 三：大爹，你莫讲了，红军的恩情比天大，阿三舍身也要报答，我去烧船。

阿 爷：不，去把大家召集来一齐行动！你先去吧，我还要等一个到敌后去侦察的亲人。（阿三匆匆下）他怎么还不见来啊？（从另一边下）

〔音乐起，顷刻，彝家打扮的洪铁流奔上。

洪铁流：（唱）敌后侦察满载归，
甩开敌人闯重围。
心如江水奔腾涌，
金沙拦我把队回。
情报火急追兵紧，
谁能送我展翅飞？

〔寻觅了窝棚，巡视周围，在渡口发现船。

洪铁流：船！（解开缆绳，船险些被急流冲走，用力把船拉回，重新拴好）这么急的江水，又没有桨，我怎么能渡过呢？

〔此时，阿爷抱着一捆芦苇上，在一旁观察。

洪铁流：（发现阿爷）老阿爷，你老是船工？渡我过江吧！（阿爷放下芦苇，不语）老阿爷，渡渡我吧，我是中寨人，过江有急事啊。

阿 爷：是中寨人？哈哈，（赞叹地）小伙子，你舌头比八哥还灵巧，学得会彝山鹧鸪叫，红军的能人真多啊！

〔不远处突然传来枪声狗叫，洪警

觉四顾，一转念，下决心欲向江中跳。

阿 爷：红军小阿哥（洪惊讶转身，但又迅速回身欲跳，阿爷上前一把拉住）是高政委让我在这儿接应你的。（见洪半信半疑）满山的青石长在一条岭，红军和苦彝家该心连心。

洪铁流：（深情扑上去）老阿爷，快，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归队报告，马上送我过江吧！

阿 爷：放心吧，马上渡江。（进窝棚拿出桨）

〔幕后。不远处传来敌人的吼叫声：“站住，不然要开枪了。”

〔洪掏出枪。阿爷把枪夺过，揣进怀里。

阿 爷：来不及了，身上还有什么要紧的东西？快给我！

洪铁流：情报都装在我心里。

阿 爷：好，现在听我的，记住，你叫嘎吉，是我孙子，虽说你学得我们彝家口音，还是少讲话。送情报最要紧。

〔化装成彝家打扮的匪连长和数匪兵持枪上。

匪连长：你们是干什么的？（阿爷默默把手中的桨一翻）现在要干什么去？

阿 爷：打猎要寻寻野兽的足迹，行船想探探江水的险情。

匪连长：（指洪）他是谁？

阿 爷：我的孙子。

〔匪甲刚要向洪走去，阿爷机警地把桨一翻，匪甲吓得退了两步，阿爷

把桨递给洪。

匪连长：现在封江，没有我们的命令不准动船。

阿 爷：你们是干什么的？

匪 甲：（举枪托）干这个的。（欲打）
〔幕内声：“住手！”〕。化装成彝家打扮的张狄带数匪徒匆匆上。

张 狄：叫你们来抓杀人放火的汉家匪，谁让你们把枪口对着自家人？滚！
（对阿爷）老大爹，受惊了。

阿 爷：常把惊涛骇浪闯，炸雷惊不了渡船人。

匪连长：（把张拉到一边）处座，他们想下水。

张 狄：那个红军侦察员还没抓住？

匪连长：人影一晃就不见了。

张 狄：笨蛋。（向江边走去，望着如万

马奔腾的江水思索片刻，突然发现嘎吉丢下的衣服。拿起，转身把探索的目光射向洪）小阿哥，今天有人过江吗？……刚才有人下水吗？……这件衣服是谁的？

（突然地）你叫什么名字？

洪铁流：嘎吉！（怒目而向，有一触即发之势）

阿 爷：（上前自然地用身子挡住洪，很随便地把张手中的衣服接过）孙子年青脾气犟，有话跟我老倌讲。

（把衣服披在洪身上）病才好，多穿件衣服捂不死你。

〔这时几个匪兵赶着众船工上。

匪 乙：处座，船工都抓来了。

张 狄：就这么几个人？

匪 甲：有两三个逃跑，（得意地）让我

毙了。

张 狄：混蛋！（一个手势把匪连长等招过来）听着，现在要用船工渡我们过江，以后没有我的命令，谁要敢乱杀人，我就……滚！（走向众船工，亲手为阿三解绳子，匪连长等也忙上前为其他船工解绳子）乡亲们，我是让他们把各位请来，可这群莽汉偏要动手动脚，（向匪乙）过来！（对阿三）抽他几个嘴巴解解气吧！

阿 三：既然头人说了话……（迅猛地给了匪乙几个耳光）

张 狄：好，是我们彝家的汉子。（突然指向阿爷他们）这就是远近闻名的“金沙翻江龙”爷孙俩吗？

阿 三：（见阿爷示意）是啰。（众呼应）

张 狄：好，（堆起笑脸）老大爹啊！

（唱）彝家自古一族亲，

共同的仇敌是汉人。

都怪我手下无轻重，

莫跟这莽汉来认真。

他们离乡背井抛妻女，

为彝家血仇恨护乡亲。

这几天有个红匪军，窜到我们彝山彝寨，到处杀人抢劫，弄的乡亲们不得安宁啊。

阿 爷：就一个人？

张 狄：对。是逃跑的红军有意留下的，还化装成我们彝家打扮，可千万不能让他混过江去。

阿 爷：老总啊！

（唱）大爷我虽老双眼明，

乡亲、坏蛋分得清，

若是匪徒敢独身到，
我这船桨可不留情。

放心吧，要是土匪敢一个人来，
跑不了啊，哈……

张 狄：嘿嘿嘿。（突然）唉，你怎么叫
我老总？

阿 爷：啊？！是吗？怪我老倌一疑心叫
错嘴了。俗话说：看“把子”认
耕牛，要认彝家看包头。你那包
头缠倒了。

张 狄：这…你老不知，红军也爱化装彝
家，为了不和他们拌混，我是故
意缠倒的。

阿 爷：拌不混，拌不混，好人坏人不难
分，就算我老倌瞎了眼，耳朵也
听得出狗咬和人声。

张 狄：不扯这些。个把红军，谅他插翅

也飞不过这“挡云渡”。乡亲们，今天把大家请来，望你们立即把船准备好，官家的大队人马就要渡江消灭红匪军，这也是为我们彝家报仇雪恨啊！

阿 三：头人，寨子里的船早让对岸的国民党老总沉的沉，毁的毁，一时收拾不起来啊。

匪连长：胡扯，红军早帮你们修好了。

（指渡口）这是什么？

阿 爷：这条船是我拚了命保下来的。

阿 三：再说如今水涨江浪险，难把渡船摇啊。

匪连长：红军是怎么过去的？

阿 三：人家本事大，扎个木排就过去了。

匪连长：你……（欲打）

张 狄：（瞪了匪连长一眼）乡亲们，我

知道你们渡红军也是被迫的。本来官家要问罪，是我替大家求情送了礼，才把这事抵过去了。也望乡亲们能成全我，人情换人意嘛。咱们把话说在明处，要想骗我可办不到。走，看看船去吧！

〔众望着阿爷，阿爷示意，大家刚欲走。突然，不远处传来嘎吉叫阿爷的声音：“阿爷——”全场惊震。音乐起。这时传来嘎吉第二声急促的叫声：“阿爷——”

〔幕后混声伴唱——

惊雷炸，风骤狂，

心潮掀起千重浪。

〔此时嘎吉匆匆跑上，在他突然明白场上的一切后，霎时也惊呆了。

铁流心中如火烤，